古今譚槩

怪誕部第二目錄

怪誕部

子猶曰人情厭故而樂新雖雅不欲怪輒耳聵之然究竟怪非美事紂爲長夜之飲通國之人皆失日以問箕子箕子不對箕子非不能對也以爲獨知怪矣楚王愛細腰使羣臣俱減餐焉識者謂六宮可也羣臣腰細何爲不知出宮忽見腰圍如許王必怪怪則不測即微王令能勿減餐乎哉夫使人常所怪而怪所常則怪反故而常反新矣新故須臾何人情之不遠猶也昔富平孫冢宰在位日諸進士謁選齊往受

教、孫曰、做官無大難事、只欺作怪、與名臣之言乎。豈

唯做官集怪誕第二、

○天文冠

新莽好怪、製天文冠、使司命冠之、乘乾車、駕坤馬、左蒼龍、右白虎、前朱鳥、後玄武、右仗威節、左負威斗、號曰赤星、以尊新室之威命、司命孔仁妻、坐祝詛事、連及自殺、仁見莽免冠謝、莽使尚書劾仁僭免天文冠、大不敬、有詔勿問、更易新冠、

到王莽身上、周官井田、俱屬怪誕、不止天文冠已也、

○大像

天后寵僧懷義爲作夾紵大像小指中猶容十數人搆天堂以居焉又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爲之張於天津橋南忽大風起裂像爲數百段

○○酉陽雜俎載劄青事

上都市肆惡少好爲劄青有張幹者劄左膊曰生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刀奴以錢五千召劄工於胸腹爲山池亭院草木飛走無不畢具細若設色京兆尹薛元賞悉杖殺之又高陵縣捉得鏤身者

宋元素刺七十一處、刺左臂曰、昔日已前家未貧、千金不惜結交親、及至悽惶覓知己、行盡關山無一人、右膊刺葫蘆、上刺出人首、如傀儡戲所謂郭公者、縣吏不解、問之、言葫蘆精也。

蜀市人趙高滿背鏤毘沙門天王、吏欲杖其背、見天王輒止、恃此轉爲坊市患、李夷簡擒而杖之。叱杖子打天王盡則已。經旬日、高袒衣歷門叫呼、乞脩理天王功德錢。

段成式門下騶路神通、背刺天王像、自言能得神力、每

朔望、具乳糜、焚香袒坐、使妻兒供養其背而拜焉。

貞元中、荆州市中有鬻劄者、製爲印、上簇針爲衆物狀、如蟾蝎鳥獸、隨人所欲、印之、刷以石墨、精細如畫焉、

天下事久必成套、無怪不常、即劄印一事可見、

荆州街男子葛清、自頸已下、通劄白居易詩、段成式嘗與荆客陳至呼觀之、令其自解、背上亦能闇記、反手指其劄處、至不是花中偏愛菊、則有一人持杯臨菊叢、黄夾纈窠寒、有葉、則指一樹、樹上掛纈窠、窠紋絕細、凡劄三十餘首、體無完膚、陳至呼爲白舍人行詩圖。

蜀小將韋少卿，少不喜書，嗜好劄青。其季父嘗令解衣視胷上，劄一樹，樹杪集鳥數千，其下懸鏡，鏡鼻繫索，有人止於側牽之。叔不解，問焉。少卿笑曰：叔不曾讀張燕公詩云：挽鏡寒鴉集耶？叔大笑不巳。

陳錫玄曰：此直以親之枝供兒戲耳，可謂非夷俗耶？

獨有一道士爲郭威馮暉彫刺，則有異焉。刺郭於項右作雀，左作穀粟；刺馮以臍作瓮，中作雁數隻。戒曰：他日雀銜穀，雁出瓮，是爾亨日。後郭祖秉麾，雀穀稍近，比登極，雀遂銜穀。而馮是時爲帥，雁亦自瓮中纍

纍出知、一時雕刺、却寄先徵、異哉

○○刺眉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磬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捋其鬚曰、大略似之矣、但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鬢、又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鑷者使剃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

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判斷。何笑之乎。

笑林評曰。見晉王充用。卽當刖目。遇婁相師德。更須折足矣。予猶曰。此等人。宜黥其面。使學狄青。卸其膝。使學孫臏。或問其故。曰。這花臉。如何行得通。

○異服

進士曹奎作大袖袍。楊衍問曰。袖何須此大。奎曰。要盛天下蒼生。衍笑曰。盛得一箇蒼生矣。

今吾蘇遍地曹奎矣。

翟耆年好奇。巾服一如唐人。自名唐裝。一日往見許彥

周彥周鬖髮著犢鼻褌躡高屐出迎翟愕然彥周徐曰
吾晉裝也公何怪

只容得你唐裝

北齊宋道暉阜城人與同郡熊安生並稱經師道暉好
著高翅帽大屐州將初臨輒服以謁見仰頭舉肘拜於
屐上自言學士比三公後齊任城王湝鞭之道暉徐呼
安偉安偉出謂人曰我受鞭不著體復躡屐翩翩而去
冀州爲之語曰顯公鐘宋公鼓宋道暉屐李洛姬肚謂
之四大顯公沙門也宋公安德太宗

○今人稱頌經師，必以絳帳為賢，而以高帽大屐為醜，不知道腼特迂怪可笑耳。未若馬融之可恥也。融以以一代大儒，門生滿天下，而諂事梁冀，獻西第頌，又李固之誅，疏草實出融手，視高帽大屐，岸然於任城王之前者，相去何啻千里。

元祐中，米元章居京師，被服怪異，戴高簷帽，既坐轎，為頂蓋所礙，遂撤去，露頂而坐。一日出保康門，遇晁以道，以道大笑，下轎握手問曰，晁四，你道似甚底，晁云，我道你似鬼章。二人撫掌絕倒，時西邊獲賊寨首領鬼章檻

車入京、故以爲戲、

蜀中日者費孝先筮易、以丹青寓吉凶、謂之卦影、其後轉相祖述、畫人物不常、鳥或四足、獸或兩足、人或儒冠而僧衣、故爲怪以見象、米元章好怪、常戴俗帽、衣深衣而躡朝靴、人目爲活卦影。

○○假面假衣服

張幼于燕居、多用假面、少與山僧處、嘿厚、一日往京覓官、過別張、笑謂曰、我儒人尚無官情、汝反不禁中熱耶、及拜官歸、乘馬相訪、張星冠羽服、戴假面出迎、口不發

一醉、推以乘騎、觀者載道、馬不得前、又郁山人璠、攜村妓至、曰、婦能詩、請聯句、坐方洽、其夫忽以儒衣冠登座、訶客不當近其內、客欲散、止之曰、吾當以干戚解圍、仍用羽服假面、與揖遜、夫驚而遁、

假面、對假窗、假簾、正妙、

張敉（幼于晚年改名敉、）嘗過江陰薛世和、薛方拜鴻臚歸、見架上衣冠、門有繫馬、竟服其衣冠、乘馬張蓋、報張薛二孝廉之謁、二公具衣冠送迎、賓主略不相訝、

世上衣冠半假也、幼于特為拈示、

○○宴死　祭生

黃彪夜看張敉、見其齋中設筵、敉獨居主人位、嘿若談對、問其故、答曰、今日宴死友張之象、董宜陽、何良傅、莫如忠、周思兼、五人、我念所至、輙與心語、彪笑曰、以公所邀。諒諸君必赴。

諸君奇客。張奇情。黃亦奇語。

張孝資與張敉善、嘗謂敉曰、予倘先君殁、當煩設祭、及吾未也、盍先諸、敉奇其意、爲卜日、懸祭文、設几筵籩豆、孝資至、先延之後閤、令儐相贊禮、伶人奏樂出之、正襟

危坐助祭者朗誦祭章聲伎滿堂香煙繚繞敉賻以詩云祭是生前設奠非死後招

金陵史癡名忠字廷直年踰八十預命發引已隨而行謂之生殯孝資生祭類之

○○張幼于贖罪

張居士鵬月朔謁家廟樓匾忽墮張曰此祖宗怒我也因沐浴茹素作自責文因服長跽謝過凡七日以巨石壓頂令家奴下杖數十已而口占贖罪文備述生平讀書好客之事因起更衣插花披錦鼓樂導之而出曰祖

宗釋我矣。

〇〇蘇湛引過

蘇世長在陜邑里犯法不能禁乃引咎自撻於市屢五百人疾其詭鞭之流血長不勝痛楚而走

側身脩行足矣而成湯以身代犧開閣思過足矣而世長以身受撻是皆已甚也鞭之流血長不容不走矣倘桑林之禱真欲烹享不知商王意下如何

湛子文朴令江夏勸省過失設有小愆輒以狀自劾使吏望闕呼名已唯諾示民

虛文可厭、

○簽如封角

司馬文正公薨、程正叔以臆說簽之、如封角狀、東坡嫉其怪妄、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耶。

唐末吳堯卿以傭保起家、托附權勢、盜用鹽鐵錢六十萬緡、及廣陵陷、軍人識堯卿者、咸請啗之、畢師鐸不許、夜令易服而遁、至楚州、爲讎所殺、棄尸衢中、其妻以紙絮葦棺斂之、未及就壙、好事者題其上云、信物一角、附至阿鼻地獄、請去斜封、送上閻羅大王、時

人以爲笑端、蘇語本此、

○飼犬

暢師文好奇尚怪、總帥汪公張具延飲、主人方送正飯、師文忽頤使其童瀉糞於地、羅籠餅其側、主命再供、旣至、又復如前、遲推案上馬而去、後使人問之、因作色曰、獨不見其犬乎、或寢或訛、列於庭下、是不以犬見待、且必以犬見噬也、吾故飼之而出耳○犬客竝列、亦是主人不謹、莫怪莫怪、

○潔疾

暢純父有潔疾、與人飲、必欲至盡、以巾拭爵乾而後授之、則喜、自飲亦然、食物多自手製、水惟飲前桶、薪必以尺、葱必以寸、一日劉時中與文子方同過、值其濯足、暢聞二人至、輟洗而迎曰、適有佳味、可供佳客、遂於臥內取四大桃、置案上、以二桃洗於濯足水中、持啖二人、子方與時中云、公洗者公自享之、勿以二桃污三士也、因於案上各取一瓶、大笑而出、

純父過以潔自信

齊王思遠性簡潔、客詣己者、衣服垢穢、則不前、必刑儀

新楚乃與促膝及客去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同時丘明士蓬首散髮終日酣醉李珪之曰吾見王思遠便憶丘明士見丘明士便憶王思遠

宗炳之性潔賓客造之者去未出戶輒令拭席洗牀

遂安令劉澄有潔癖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橫草水翦蟲穢（大不緊極）百姓不堪

王維居輞川地不容微塵日有十數帚掃治專使兩僮縛帚有時不給

王思微好潔左右提衣必用白紙裹手指宅中有犬汙

屋棟忽微、令門生洗之、意猶未已、更令刮削、復言未足、遂令易柱、

荊公夫人吳性好潔、與公不合、公自江寧乞歸私第、有一官藤牀、吳假用未還、官吏來索、左右莫敢言、公直跣而登牀、偃仰良久、吳望見、即命送還、又嘗爲長女製衣贈甥、裂綺將成、忽有猫臥其旁、夫人將衣置浴室下、任其腐敗、終不與人、

荊公終日不梳洗、蟣蝨滿衣、當是月老錯配、

米元章有潔疾、盥手以銀爲斗、置長柄、俾奴僕執以瀉

水於手，呼為水斗，已而兩手相拍至乾，都不用巾拭，有客造元章者，去必濯其坐榻，巾帽亦時時洗滌，又朝靴偶為他人所持，必甚惡之，因屢洗，遂損不可穿，

周仁熟與米芾交契，一日芾言得一研，非世間物，殆天地秘藏，待我識之，答曰，公雖名博識，所得之物，真贋各半，特吾誇耳，芾方發笥檢取，周亦隨起，索巾滌手者再，若欲敬觀狀，芾喜出研，周稱賞不已，且云誠為尤物，未知發墨何如，命取水，未至，亟以唾點磨墨，芾變色曰，一何先恭後倨，研污矣，不可用，周遂取歸，或作于贈唾研非也，

芾初見徽宗命書周官篇於御屏書畢擲筆於地大言曰一洗二王惡札照耀皇宋萬年周殿撰謂芾善誇誠不謬周非欲研特以米好潔聊資嬉笑耳周後復以研歸米米竟不取

○倪雲林事

倪雲林名瓚元鎮其字也性好潔文房拾物兩僮輪轉拂塵須臾弗停庭前有梧桐樹旦夕汲水揩洗竟至稿死嘗留友人宿齋中慮有汙損夜三四起潛聽焉微聞嗽聲大惡之凌晨令童索啖痕不得童懼詭拾敗葉上

有積垢似唾痕以塞責倪掩鼻閉目令持棄三里外其寓鄒氏曰鄒塾師有壻曰金宣伯一日來訪倪聞宣伯儒者倒屣迎之見其言貌麤率大怒掌其頰宣伯媿忿不見主人而去鄒出頗怪之倪曰宣伯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吾斥去之矣初張士誠弟士信聞倪善畫使人持絹侑以重幣欲求其筆倪怒曰倪瓚不能爲王門畫師即裂去其絹士信深銜之一日士信與諸文士遊太湖聞小舟中有異香士信曰此必一勝流急傍舟近之乃倪也士信大怒即欲手刃之諸人力爲營救然猶鞭倪

數十、倪竟不吐一語、後有人問之曰、君被窘辱而一語不發、何也、倪曰、一說便俗。

或又言元鎭因香被執、因於有司、每傳食、命獄卒擧案齊眉、卒問其故、不答、旁曰、恐汝唾沫及飯耳、卒怒、鎖之溺器側、衆雖爲祈免、憤哽竟成脾泄、令人以太祖投之厠中、謬也、

又聞倪元鎭嗜茶、其用果按者、名清泉白石、非佳客不供、有客請見、且彌月矣、倪鑒其誠、許之、客丰神飄灑、倪甚欣洽、命進此茶、客因渴、再及而盡、倪便停盞

入內、終不出、客請其故、倪曰、遇清泉白石、不徐徐賞味、定非雅士、又倪有清秘閣、人所罕到、有白馬擬護惜、會母病、請葛仙翁診視、時天雨、葛要以白馬相迎、既乘馬、亂行泥淖中、人馬俱污、及門、先求登清秘閣、倪不敢拒、葛躡屐而上、咳唾狼藉、古玩書籍、翻覆殆遍、倪自是遂廢此閣、終身不登、或云、倪有仙骨、葛以此破其迂僻、冀得度世、惜乎其不悟也、

倪元鎮於女色少所當意、一日眷金陵趙歌姬、留宿別業、心疑不潔、俾之浴、既登榻、以手自頂至踵、且捫且嗅、

捫至陰，復俾浴，凡再四，東方既白，不復作巫山之夢

同時楊廉夫耽好聲色，每會間見歌兒足小，即脫其鞋，載盞行酒，謂之金蓮杯，一日與倪會飲，楊脫妓鞋傳觴，倪怒，翻案而起，楊亦色變，席遂散，後二公竟不復面

○惡婦人

梁蕭督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亦云遙聞其臭

世間逐臭之人，又何多也

○○朝野異聞載何頽學問

嘉隆間講學盛行而楚人顏山農之說最奇謂貪財好色皆從性生天機所發不可閼之第勿留滯胷中而已門人羅汝芳成進士戒且勿廷對羅不從明年遇之淮上笞之十五捶以遯羅唯唯惟命後至南都以挾詐人財事發捕之官笞五十不哀祈亦不轉側囹圄且死羅力救之得出出則大詈不已謂獄我者尚知我而汝不知我也羅亦唯唯

何心隱者其才高於顏山農而狠幻過之嘗言天地一殺機也堯不能殺舜舜不能殺禹故以天下讓湯武能

殺桀紂、故得天下、少嘗師事山農、山農有例、師事之者必先毆三拳而後受拜、心隱旣事山農、察其所行、意甚悔、一日、値山農之淫於村婦也、匿隱處、俟其出而扼之、（正是天機、不知心隱何以翻案、）亦毆三拳、使拜、削弟子籍

按顏謫戍歸八十餘尚無恙、而何竟爲張江陵所殺幸與不幸耳、然江陵未相時、訪耿御史、坐廨未幾而去、何從屛後窺之、便謂此人能殺我、亦異矣哉、

○陳公戒酒

南京陳公鎬善酒、督學山東時、父慮其廢事、寓書戒之、

乃出俸金命工製一大盌可容二觔許鐫八字於內云父命戒酒止飲三杯士林傳笑

按公爲山東提學時夜至濟陽公館庖人供膳無箸恐公怒責公略不爲意試請啓門外索弗許庖人乃削柳條爲箸公曰禮與食孰重竟不夜餐亦迂介之士也予猶曰簠簋始於上世安知削柳非箸之始乎迂儒不知禮意但立異取名耳不然胡不并三杯戒之

〇〇浴酒

石裕造酒數斛，忽解衣入其中，恣沐浴而出，告子弟曰，吾平生飲酒，恨毛髮未識其味，今日聊以設之，庶無厚薄。

○洞天聖酒

虢國夫人就屋梁懸鹿腸，其中結之，有宴，則解開於梁上，注酒，號洞天聖酒。

楊希古佞佛

楊希古性迂僻，酷嗜佛法，嘗設道場於第，每凌旦，輒入其內，以身俯地，俾僧據其上，誦金剛經三遍。

○暴城隍

萬曆己丑蘇郡大旱時石楚陽爲守禱惠素聞禱雨特切乃舁城隍於雩壇與之對坐去蓋暴烈日中神像皴裂而石感暑疾幾殆（倉圃謂如公鐲誤也）

○項王廟

袁堅支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徑升偶坐據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

畢、又大慟、淚如迸泉、廟祝畏其變異、扶掖以出、秉燭徐視神像、垂淚亦未已、

以憤王過歌豪、正如重歌拔山、那得不淚。石介作三豪詩、謂杜默歌豪、石曼卿詩豪、歐陽永叔文豪、

○馬狀元刺

相傳馬狀元母、馬氏妾也、嫡妒不容、再嫁同邑李氏、復生一子、名馬、後亦中狀元、 上喜其文、御筆於馬旁加其字、名李騏、越三日、臚傳凡三唱、無應者、 上曰、即李馬也、騏乃受詔、每投刺、騏字、黑書馬、朱書其

相傳徐髯翁受　武宗知遇、嘗以御手凭其左肩、遂製一龍爪於肩上、與人揖、只下右手、亦怪事也、

一母生二狀元、奇哉、宋陳尚書與潘榮之交厚、潘無子、陳有妾、宜子、乃以借之、即了翁之母也、未幾潘生子名良貴、其母遂往來兩家焉、一母生二名儒、亦前所未有、

○詩文好怪

羅玘爲文、率奇古險怪、居金陵時、每有撰造、必棲踞喬木之顛、霞思天想、或時閉坐一室、客於隙間窺見其容

色枯槁有死人氣都穆乞伊考誌銘銘成語穆曰我爲此銘瞑去四五度矣

怪道誌銘多說鬼話

劉幾有文名歐公知貢舉得幾卷曰天地軋萬物茁聖人發公續之曰秀才剌試官刷以朱筆直勒之

盧仝號玉川子詩體與馬異俱尚險怪二人結交詩云仝不仝異不異是謂大仝而小異

○○亭館奇名

江西右諭蕭大山好奇之士名其堂曰堂堂堂軒曰軒

軒。軒。亭曰亭亭亭。陳越經江西、蕭邀飲、遍歷亭館以觀其匾、至一洞、因戲之曰、何不云洞洞洞、蕭爲不懌

○曬腹書

郝隆七月七日出日中仰臥、人問其故、答曰、我曬書。

東坡謂晨飲爲澆書、李黄門謂午睡爲攤飯。

○○解語神柩

苗躭進士嘗自外遊、歸途疾甚、不堪登升、適有輦棺而回者、以其價賤、卽就而寢息其中、至洛東門、閽者不知其中有人、詰其來由、躭謂其訝已、徐答曰、衣冠道路得

病、貧不能致他物相與、無怪也、閽者曰、吾守此三十年矣、未嘗見有解語神栿。

陸舟

張思光給假東出、世祖問卿住何處、答云、臣陸處無屋、舟居非水。後日、上以問其從兄思曼、思曼曰、融近東出、未有居止、權牽小船於岸上住。

怪誕部終

癡絕部第三目錄

癡絕部

子猶曰、虎頭三絕、癡居一焉、癡不可乎、得斯趣者。人天大受用處也。碗大一片赤縣神州。縱生塞滿。原屬假合。若復件件認眞。爭競何已。故直須以癡趣破之。過則驕、不及則愚。是各有不受用處。若夫妬愛貪嗔、遇以認眞、受諸苦惱。至癡而惡焉、則畜生而已矣。毋爲驚嚇。毋爲螳怒。不望癡福。且違癡禍。集癡絕第三

○○癡趣

陶淵明日用銅鉢煮粥爲食、遇發火、則再拜、曰、非有是

火、何以充腹。

賈島常以歲除、取一年所得詩、祭以酒、曰勞吾精神、以是補之。

方鎔隱天門山、以樱櫚葉拂書、號曰無塵子、月以酒脯祭之。

韓退之嘗登華山巓、窮極幽險、心悸目眩、不能下、發狂號哭、投書與家人別、華陰令百計取之、方能下、

便知心術勝章子厚。

張旭大醉、以頭濡墨而書。

○蘇州癡

蘇人好遊、袁中郎詩云、蘇人三件大奇事。六月荷花二十四。中秋無月虎丘山。重陽有雨治平寺。此正蘇州人一生大正經處。

○○米顛事

米元章知無爲軍、見州廨立石甚奇、命取袍笏拜之。呼曰石丈。言事者聞而論之、朝廷傳以爲笑、或語芾曰、誠有否芾徐曰、吾。何嘗拜。乃揖之耳。

宋徽宗在艮嶽、召米芾至、令書一大屏、指御案間端硯

使就用之芾書成即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上大笑因以賜之

只癡進不癡出

米元章一帖云承借剩員其人不名自稱曰張大伯是何老物輙欲爲人父之兄若爲大叔猶之可也

米元章嘗爲書畫學博士後遷禮部員外郎數遭白簡逐出一日以書抵蔡京訴其流落且言舉室百指行至陳留獨得一舟如許大遂畫一艇於行間京哂焉時彈文正謂其顛而芾又歷告諸執政自謂久任中外並被

大臣知遇、舉主累數十百、皆用吏能爲稱首、一無有以顛蒙者、世遂傳米老辨顛帖。

東坡在維揚、一日設客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酒半、忽起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之子瞻、公答曰、吾從衆。

○惟不自謂癡乃眞癡、今則癡人比比是矣。飾癡態以售其姦、借癡名以寬其謗、此又古人中所未有也。

米芾好奇、葬其親潤州山間、不封不樹、嘗自詫於人言莫有知其穴者、有王相者、素與米遊、甚狎、獨知之、米日與客遊山、因至墓所、周覽之次、相忽溲於草間、米色

變意甚怒然業已諱之竟不敢止相

米芾方擇壻會建康段拂字去塵芾擇之曰既拂矣又去塵眞吾壻也以女妻之

○去鬚

郭昶先放曠不羈尤不與俗人伍宋太宗聞其名召赴闕館於內侍者竇神興舍昶先長鬚而美一日忽盡去之神興驚問其故曰聊以效顰

○畏癡

涓石梁性畏見己之影以爲鬼也驚而死

陸念先生平畏鬼、畏水、畏狗、夜寢必擁持一人乃安、不然、亦與連搨、不得遠去數武、近道未嘗就舟、適遠當渡瀾處、則洪飲取醉、重衾蒙首、悶臥艎中、或故牽出之、卽狂呼哀鳴、不啻就死、行街市中、見犬必避人後、或聞猘聲、輒狂奔無地、欲訪客、必令一人前驅衞之、徐聲遠寓韓氏園、庭蓄馴鶴、陸詣徐、偶應門無人、立俟戶外良久、徐始覺、因謿之曰、公畏鶴如狗、奈天下笑何

○○驕癡

顧長康體中癡黠各半、矜伐過實、諸少年因相稱譽以

爲戲弄、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制、瞻每遙贊之、長康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脚人令代、惜之不覺有興、遂諷詠達旦。

搥脚人何必不如自家老婦、得他贊亦自好

子美善鄭廣文、嘗以花卿及美楚公畫鷹歌示鄭、鄭曰、足下此詩、可以療疾、他日鄭妻病、杜曰、爾但言子璋髑髏血模糊、手提擲還崔大夫、如不瘥、即云觀者徒驚帖壁飛、畫師不是無心學、未間更有昔日太宗拳毛騧近時郭家獅子花、如又不瘥、雖和扁不能爲矣

顧愷之以一厨畫寄桓玄、玄發厨後竊之、而緘閉如故、後愷之來啟已空、笑曰、妙畫通靈、變化去矣。

○○喜得句

葑門老儒朱野航頗攻詩、館於王氏、與主人晚酌罷、主人入内、適月上、朱得句云、萬事不如盃在手。一年幾見月當頭。喜極發狂、大叫叩扉呼主人起、舉家皇駭、疑是火盜、及出問、始知、乃取酒更酌、

一酒也、先生賞詩。主人壓驚。

閩人周朴性喜吟詩、每遇景物、搜奇抉思、日肝忘返、苦

得句、則欣然自快、時適野、逢（詩牌不見罷）一負薪者、忽持之厲聲曰、我得之矣、句云、子孫何處爲閒客、松栢被人伐作薪、樵夫瞿然驚駭、釋背棄薪而走、邏徼卒、疑樵者爲偷兒、執而訊之、朴徐往告卒曰、適見負薪、因得句耳、卒乃釋之、一士人欲戲之、一日跨驢於路、見朴來、故歛帽掩面吟朴舊詩云、爲力不到處、河聲流向東、朴聞遽隨其後、士促驢而去、略不顧、行數里、追及、語曰、僕詩河聲流向西、非向東也、士人頷之而已、闔中傳以爲笑、

○太史公

山人某姓者，自負其才，傍無一人，途中聞乞兒化錢聲甚悽惋，問曰，如此哀求，能得幾何，若叫一聲太史公爺爺，當以百錢賞汝，乞兒連喚三聲，某傾囊中錢與之，一笑而去，乞兒問人云，太史公是何物值錢乃爾

○金老童

烏程金生，七十餘，猶應童子試，爲文鄙俚，而高自矜期人見之，無不笑者，因詒之云，凡文章令人讚美，尚非其至，若奇快之極，不禁歡笑，古名人之筆，讚美有之，其能發人笑者，即王唐不數數也，金信之，自是有笑其文者

金亦隨之撫掌嘗對人云吾某文爲某某先生所笑以此自炫焉遇縉紳輒拜稱門生冀其薦達縉紳亦利其呈課以爲笑端適陳令經正試士縉紳預言老童之狀令獨標其名爲一案召語之曰汝的是奇才不愧案首惜汝齒長留作來生未了事可也金逢人輒道令之知而不舉以爲忌才欲持卷訟之學道衆言令惜汝才奈何訾之苦諭乃止

余親見此老數藝猶記其牛羊父母題破云二獸歸二親弟肆殺兄論也校人烹之破云校人方畜魚之

俞、而必熟之焉、又自言嘗請友人家、值會課、題爲閱子騫冉伯牛、泉方鬪筆、苦於難破、吾破之曰、四賢中。二賢德行中可取也、友人見我二中字切題、喜極、無不笑倒者

○○愚癡

顧愷之癡信小術、桓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翳葉也、以自蔽、人不見巳、愷之引葉蔽巳、玄佯眯而溺之、愷之信玄不見巳、愛溺而珍葉焉

裴令公性慕禪林、往往桂衲、所生子女、多名師女僧兒

潛令婢妾承事禪師留其聖種

則天內宴甚樂河內王懿宗忽起奏曰臣急告君子急告父則天大驚引前問之對曰臣封物承前府家自徵近敕州縣徵送大有損折則天怒曰朕諸親會飲甚歡汝是親王爲二百戶封幾驚殺我敕令曳下

黃誾直有癡弟畜漆琴而不御蟲蝕入焉誾直嘲之曰龍池生壁蝨而未有對誾直之兄大醉見牀下以溺器畜生魚問之其弟也大呼曰可對虎子養溪魚

崑山孫嘿齋名雲進士乃孫性駛已破家盡矣惟餘兩坐杌

一日見攜籠過者，欲買而無錢，以一杌與換之，其人將杌售鄰家，得米二斗，鄰家意欲成對，其人曰，易耳，乃復以籠往換，孫頓足曰，何不早來，果有一杌，適已碎作薪煑籠矣。

○妒癡

李益有妒癡，閉妻妾過虐，每夜撒灰扃戶，以驗動靜，據小說，李十郎負霍小玉，其癡疾乃霍爲祟而然。

崑山陳梧亭言其邑某秀才，亦有癡疾，而性更迂綴，夜在家，嘗伏暗處，俟其妻過，據前擁之，妻驚呼，則大

喜曰、吾家出一貞婦矣、一日與土工甚急、繼之以怒、工方爲大家治屋、屢辭不獲、乃含而就之、問何造作、指門內壁間一隙曰、爲塞此、工愠曰、撥作而來、宜先其急者、答曰、汝何知、此隙雖小、閒壁有瘦長漢、盡可鑽入、吾是以汲汲也、又歲中藏橘腐潰、不可食、乃擕於橋欄上、每雙數而擲之河中、人問曰、旣棄、何數爲、答曰、雖棄物、亦要一見數目、

○愛癡

尾生與女子期於梁、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

萬世情癡之祖、

荀奉倩與婦至篤、冬月、婦病熱、乃出中庭、自取冷、還以身熨之、吳下韋生貌劣而善媚、於冬月宿名妓金兒家、妓每欲用餘桶、韋輒先之候桶煖、方使乘坐

按奉倩意以傷逝不壽、同脫火宅、固所願也、韋生終與金兒諧好、豈餘桶債不了耶

吳中陳體方以詩名、有妓黃秀雲、性黠慧、喜詩、謬謂體方曰、吾必嫁君、然君家貧、乞詩百首爲聘、體方信之、苦吟至六十餘章、神竭而歿、情致淸婉、方苦吟時、人多笑

其老耄被訪而欣然每誇於人以爲奇遇
楼體方坐有吟咏必先索酒將死頭戴野花肩輿遍
遊田前狂酣三日乃逝亦異人也

○○寵妃

齊後主寵馮淑妃周師之攻晉州也羽書告急帝方獵欲還妃請更殺一圍從之城遂沒帝至作地道攻之城陷十餘步將士乘勢欲入帝敕且止召妃共觀之妃粧點不獲時至周人以木拒塞城遂不下
後燕慕容熙寵愛苻后從伐高句驪至遼東爲衝車地

道以攻之、城且陷、欲與后乘輦而入、不聽將士先登、由是城守復完、攻之不克、未幾符后死、熙悲號氣絕、久而復蘇、大殮已訖、復啟其棺、與之交接、服斬縗食粥、制僚於闕內設位哭臨、使有司案檢、有淚者、以為忠孝、無則罪之、羣臣震懼、無不含辛致淚焉

○眇娼

秦少游云、娼有眇一目者、貧不能自贍、乃西遊京師、有少年從數騎出河上、見而悅之、遂大嬖幸、取置別第中、囁嚅伺奉、惟恐不當其意、有書生嘲之、少年忿曰、自余

得若人、還觀世之女子、無不餘一目者、夫佳目得一、是矣、奚以多焉

○內園小兒

幸蜀記、唐僖宗寵內園小兒張浪狗、一日以無馬告、因密與百金、俾自買之、浪狗求得馬、置宣徽南院中、帝因獨行往觀、繞馬左右、連稱好馬、其馬未調、忽爾騰躍、踏帝左脇、遂昏倒、浪狗驚惶、以銀盂注尿灌之、良久方甦、僞稱氣疾、醫人候脈、謂是膀胱氣、投治不效而崩

其密與百金也、如窮胥餌娼、其獨行觀馬也、如頑童

背師。其倒地灌尿也、如無賴喫打。全然不像皇帝矣。

○愛子

清波雜志、端拱二年、河南府言前郢州刺史穆彦璋以愛子死、不願生、挺身入山林飼餓虎

○○嗔癡

呂氏春秋、齊莊公時、有士曰賓卑聚、夢有壯子叱之、唾其面、惕然而寤、終夜坐不自快、明日告其友曰、吾少好勇、年六十無所挫辱、今夜辱吾、將索其形、期得之則可、不得、將死之、每朝與其友俱立乎衢、三日不得、却而自

殁

常熟秦廷善性多憨怪嘗閱史至不平時必拊案切齒一日觀秦檜殺岳飛大怒且拍且罵妻勸之曰家惟十九已碎其人矣賴此喫飯亦好廷善叱之曰汝與秦檜通姦耶遂痛擊之

○○貪癡

玄宗欲相牛仙客處時議不協問於高力士力士亦以爲不可上怒曰卽當相康䜭蓋舉極不可者言耳左右竊報䜭卽拜相䜭以爲然乃盛服趨朝就列延頸冀有

成命、時人笑之、

世廟時、通州虜急、怒大司馬丁汝夔、罷之辟、縉紳見而歎曰、仕途之險如此、有何宦情、中一人笑曰、若使兵部尚書一日殺一箇、只索拋却、若使一月（不怕死）殺一箇、還要做他。

王溥父祚、致仕家居、呼一瞽者問壽、歷舉八十九十以至百歲、皆云未也、此壽星命最少、亦須一百三四十歲、祚喜甚、令更推中間莫有疾厄否、瞽者細數至百二十歲時、曰、秖此年流星欠利、祚便驚愕、瞽者曰、無傷也、微

苦臟腑、尋便安耳、乍回顧子孫在後侍立者曰、爾輩切記。此年莫着我喫冷湯水。

廬山九天使者廟、有道士、忘其姓名、體貌魁岸、飲啖酒肉、有兼人之量、晚節服餌丹砂、躁於冲舉、魏王之鎮潯陽也、郡齋有雙鶴、因風所飄、憩於道館、迴翔嘹唳、若自天降、道士且驚且喜、焚香端簡、前瞻雲霓、自謂當赴上天之召、命山童控而乘之、羽儀清弱、莫勝其載、毛傷背折、血灑庭除、仰按久之、是夕皆斃、翌日馴養者詰知其狀、訴於公府、王不之罪、處士陳沆聞之、為絕句以諷云、

噉肉先生欲上昇，黃雲踏破紫雲崩。龍腹鶴背無多力，傳語麻姑借大鵬。

近年浙中一士夫學仙，屛居已久，妄自意身輕可以飛舉，乃於園中累桌數層，登而試之，兩臂纔張，遽爾墜損，醫藥彌月始愈。

相位至尊也，而極不可者，亦作妄想，殺慘禍也，而慕兵部尚書者，不怕一月殺一箇。富貴之迷人如此哉。富貴不已，則思壽，壽不已，則思仙，癡而貪猶可言也，貪而癡，不可言矣。有慶貸人以錢者，早遇其人，索償

甚急，其人怒曰，汝夢耶，夢者曰，固也。汝即夢中償我，亦可。但不得賴。此以痴而貪者也。秦皇漢武，竭天下之力，以求神仙，梁武三捨身同泰寺，羣臣出錢贖之，此以貪而癡者也。

○○惡癡

齊文宣晚年，酒情沈湎，肆行淫暴，或袒露形體，塗傅粉黛，遊行市肆，或使劉桃枝崔季舒負之而行，擔胡鼓而拍之，歌謳不息，或持牟槊遊行市廛，問婦人曰，天子何如，答曰，顛顛癡癡，何成天子。遂殺之，褒謁之好直諫，文

宣臨以白刃，顏色不變。帝曰，癡漢何敢爾。楊愔曰，彼望陛下殺以取後世名耳。帝投刃嘆曰，小子望我殺以成名，我終不成爾名。

文宣嘗醉至非宮，適太后坐一小榻，帝手自舉牀，后便墜落，頗傷。既醒大慚，遂令多聚柴，欲自焚。太后驚懼，親自持挽，乃令高歸彥執杖，口自責疏，脫背就罰。敕歸彥杖不出血，當斬汝。太后涕泣抱持，乃許笞脚五十。

三臺構木高二十七丈，兩棟相距二百餘尺，工匠危怯，皆繫繩自防。帝登脊疾走，都無怖畏，時復雅舞，折旋中

節又召死囚以席爲翅從臺飛下免其罪戮

以人命爲戲

文宣寵幸薛嬪忽疑其與清河王岳通無故斬首藏之於懷出東山宴勸酬始合忽探出頭投於柈上支解其屍弄其髀爲琵琶一座莫不喪膽帝方收取對之流涕歎惜云佳人難再得載屍出葬自被髮步哭送之

今清武數倍予何異乳兒戲耳

幼主戲令黑衣爲羌兵鼓譟陵城而親率內參臨拒又自晉陽東巡單馬馳騖衣解髮散而歸又好不急之務一夜索蝎至急民間一蝎價與珠等及旦徵得三升又於華林園立貧窮村舍帝自弊衣爲乞食兒又爲窮兒

之市、親自交易、

隋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放之、光遍巖谷

明帝崩、東昏惡靈在太極殿、欲速葬、徐孝嗣固爭、得踰月、每當哭、輒推喉痛、大中大夫羊闡入臨、號慟俯仰、幘遂脫地、帝輟哭大笑、

東昏每出遊走、惡人見之、驅斥百姓、惟置空宅、一月率二十餘出、既往無定處、尉司常慮得罪、應旦出、夜便驅遂、有不及披衣、徒跣走出者、或病人不便扶持、中道棄

之多死、一産婦不能行、帝入其室、令剖腹視男女焉、東昏開渠立埭、躬自引船、埭上設店、坐而屠肉、百姓歌曰、閱武堂、種楊柳、至尊屠肉、潘妃沽酒、

先是鬱林王常曰、佛法言有福生帝王家、今見作天王、便是大罪、動見拘束、不如市邊屠沽兒百倍、寶卷殆其故智耳、

唐太子承乾好狎羣小、嘗募亡奴、盜民間馬牛、自臨烹煑、與所幸厮役共食之、又與漢王元昌善、朝夕同遊戲、大呼交戰、擊刺流血、以爲笑樂

○風流箭

寶曆中、帝造紙箭竹皮弓、紙間密貯龍麝香末、每宮嬪羣聚、帝射之中、有濃香觸體、了無楚害、宮中名風流箭、爲之語曰、風流箭中的人人願。

○癡畜生

鵞性癡、見人輒伸頸相嚇、故俗稱癡人爲鵞頭、螳螂怒臂以當車轍、鱖魚性癡、見人則樹其鬣、謂人懼巳也

海中烏鰂魚、有八足、能集足攢口、縮口藏腹、腹含墨、值

漁艇至、卽噴墨以自蔽、漁視水黑、輒投網獲之

錦雞愛其毛羽、自照水、因而有溺死者

陝西出半翅鳥、倍大如鵪鶉、肉味亦如之、性極癡、又謂之半癡、亦曰癡半觔、好視紅物、飛不遠、輒下歇、人着紅裙襖以誘之、則近身凝視不去、故可得

蚺蛇大者如柱、性喜花、嘗出逐鹿食、寨兵數輩滿頭插花趨赴、蛇必駐視、漸近、競揕其首、大呼紅娘子、蛇頭亦俛不動、壯士大刀斷其首、衆奔散、伺之有頃、蛇身覺奮迅騰擲、旁小木盡拔、力竭乃斃、數十人舁之、一村飽其

肉

螳螂嗔癡也鷙與鱖驕癡也烏鰂愚癡也錦雞愛癡也牛翅蚺蛇愛癡亦貪癡也故癡趣非人不能須若惡癡則畜生之不若矣

癡絕部終